

野 · 兰 · 花



文 夕 ●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国防大学 2 069 7746 8

野 兰 花

文夕/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 · 1997 · 沈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兰花/文夕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7. 11
ISBN 7-5313-1813-X

I. 野… II. 文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1683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405 千字 印张: $16\frac{3}{4}$ 插页: 2

印数: 1—20,400 册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李红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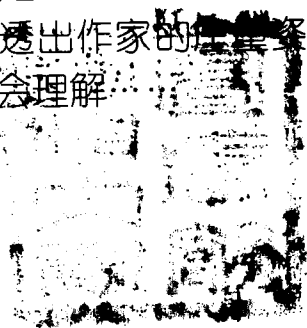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校对: 陈文本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ISBN 7-5313-1813-X/I · 1586 定价: 26.80 元

本书故事发生在特区城市“深海”，叙述世俗男女的纯真至爱。一方是新型英雄：红顶商人，金融巨子，股票大王；一方是平凡女子，后为“二奶”。本该是交易，竟一环一环成长为轰轰烈烈的真爱。谎言？唯美？故事却如此实在……

这是美与俗相逢的一曲悲歌。动人的故事透出作家的无奈姿态：特区，人们正学会理解……



1

冶兰跟在瘦小的林远背后，出了深海火车站。天已经全黑了，出站的人流后脚踢着前脚，涌出车站。冶兰挤在人群中，吃力地提着两个旅行袋，一步不离地跟着林远。

站口，正在施工，乱糟糟的，有许多摩托车，在那里乱冲乱转，兜售拉客。冶兰放眼望去，却不见有什么汽车或出租车。林远说：“我们东西多，我去找辆出租车，这里的出租车还不好要，你坐在箱子上，看着东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冶兰虽然是跟着林远来的，而且林远也算是老深海了，但她心中总是有几分恐慌。对不大出远门的冶兰来说，惊恐一直伴随着她的旅程，尤其是那一辆接一辆的摩托车，朝她撞来，大有绑客之相，令她十分不安，伸着头，盼望着林远的出现，绝不敢跟摩托车人搭一句话。

林远要带她去他公司的宿舍，在火车上已经跟她讲过了，是个叫什么地方的，她一点也不清楚那地方该是在什么方向，心里空荡荡的。

林远很快招了一辆出租车来了，拉了她上车，车子向前开去。冶兰看到车子是朝着两幢并列的高入云天的大厦驶去；那大厦还没有完工，房的外墙包着脚手架，但却是收了工，没有灯火通明的景象。在这两幢房不算太大的间缝中，夹着一轮圆

月，金黄金黄的，而且大得比脸盆还大。冶兰看见，吓了一跳，怎么深海的月亮有这么大？比老家的要大三四倍，而且低低的，闪烁着妩媚而又柔和的金光。

冶兰以为是画上去的，定睛细看，着着实实是个真的，而且左上边还缺了一丁点儿，细想来今天不是十六也该是十七了。她又想，难道这地方真是人们说的天高皇帝远了？连月亮都这么近这么大、这么圆、这么漂亮，果真是个好地方！林远说的没错，自己这步也许走对了，但究竟朝哪儿走？怎么走？

她迷茫在夜雾里了。

2

“治兰？”戴着眼镜的中年人，拿着治兰的简历似读非读地问着。

“是的。”治兰一本正经地回答。她十分怀疑主考是否能读懂她的简历，那是她和林远费了好些心机，撰写出来的一份能应办公室常职的简历，但从前天开始这已经是第四个主考官了。整整两天的时间，林远一直陪着她。

“大学毕业？”“学的是什么？”主考官似问非问地问完了，然后加一句：“回去等消息吧！”

“什么时候能有消息？”治兰诚恳地问。

“三天之内！”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林远跟着治兰出了电梯，治兰心里只是想哭。她这一生出来找工作还是第一次，像兜售菜一样到处兜售自己，主考官的眼睛就像在菜场上买菜的一样，把她翻来翻去地看，最后又搁下了一句“等通知”就完了。下电梯时眼泪已抑制不住了，她怕林远看到，悄悄一转头自己抹掉了，这些日子已够拖累他了。

打上飞机起，跟着林远已经六天。林远把她安排在他单位的女宿舍里，只是在女宿舍的地上铺了一张海绵垫。这天回到宿舍，林远像前几天一样，把垫子打开、铺平、细心地铺平，简直像妈妈一样谨慎。治兰觉得妈妈也没有这样认真做过。她

站在一边很不自在，但也不去帮手，因为一开始他就不让她插手。

“好了，这床，你再铺我都不敢睡了，我自己来吧。”冶兰两只手不自在地搓着。“不要紧的，你才来几天，还不习惯，这几天又满街跑着找工作，真是把你累坏了！”林远像是心痛起来：“你坐下来吧，别站着了。”林远拉着她的手把她拉到了已铺好的地铺上。

房间里原有三张床，她们三位还都没有回来，两位上夜校，一位在男朋友那儿睡到半夜一点多钟回来，不敢整夜睡在那里，因怕查夜。冶兰在林远宿舍里吃完电炉烧的煲仔饭就回来，早早躺下，浑身像散了架了；直一直腰，伸一伸腿，好像整个身子都送给了别人，没了斤两。半夜给她们三个分批回来再吵醒几次，再一睡去，马上就天亮了，林远已等在门口了。同室的女工都以为她是林远的女朋友，林远向她们借宿也是这么说的。

窗外刮起了台风，接着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，打进了开着的窗里。冶兰跳起来，去关窗，却被窗外的景色迷住了。她关上窗，对林远说：“我们到阳台上去看看雨吧！”林远说：“你不累吗？”冶兰说：“但我想看看雨。”说着走出房间，端着房里唯一的那张凳子去了阳台，林远只好随后。

暗蓝色的天空闪过几道银色的电光，照得夜空如若白昼；不远处的山绵绵起伏，像熟睡的巨人；山脚下一排连绵不断的黄灯，山顶上偶有一两处红灯，映得那半边天在雨中发着朦胧的红光。雨点由大变小，雨丝由疏变密，天地竟让雨水连成一片。风变弱小，树在雨中温柔地扭动腰肢，树顶上的一顶米山红，让雨水淋得晶莹剔透。冶兰坐在阳台，雨水打湿了她的半边衣服，她全然不知，眼中一片迷茫。

许久，一直站在冶兰身后的林远说：“我们回去吧。”

冶兰默默地摇了摇头，眼盯着远方的灯。

“那边就是香港。”林远指着那边的那排灯说。

“哦，”冶兰像是从梦中醒来，“那边就是香港？”

“对，那边就是香港。”他们重复着这句话，林远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又过许久，林远只得说：“我们进去吧，不早了。”

冶兰看了看林远，又看了看雨，艾艾地起了身。林远拿起凳子，进了屋。他看了看表：“你睡吧，我走了。”原本他想做的许多事，都被这雨冲跑了，只得闷闷地走了。

大雨已下了一整夜，到了清晨像是又输入了新的力量，雨下得更大了。冶兰看看雨不想起来了。同室的三位女友，唏里哗啦地起来洗刷、穿衣、着妆。在一片嘈杂声中，冶兰又迷迷糊糊地睡去了。林远站在门口，错过那些女孩的身缝子，看见躺在地铺上的冶兰，像是没有醒。

同室的小冯见林远站在门口，回头要去叫冶兰“嗨……”，林远“嘘”止住了，示意小冯过来，将手中的一袋粉肠递给小冯说：“你给放在桌上，不用叫醒她了，我走了。”

冶兰昏昏沉沉的像是上了林远的车，那是辆面包车，林远在前排开着车，她坐在车子的最后排。车子外下着倾盆大雨，林远面前的两只玻璃刷不停地刷着雨水。她远远地看见路边有个人在招手，那个人的样子好熟悉，好熟悉，但她想不起来是谁。车在那人面前停了，那人打开车门在冶兰前面坐下。居然这么大的雨，他没有穿雨衣，上身的皮茄克不停地往下滴水，下身的那条牛仔裤已全湿透了，两条腿奇长，坐在那儿，膝盖顶着前座的椅背。他上衣口袋掏出烟，燃上。他的一举一动是那么熟悉，她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！冶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可他始终没有回头望一下。

车子经过长桥，他拍了一下林远的肩，示意停车。林远将车子停在路边，他弯着腰打开车门下了车。就在他转身拉上车门时，他看见了冶兰。冶兰记起了他。两双眼睛碰出了火花，不

是泪珠。可他已拉上了车门，林远一踩油门车子走了。冶兰大叫：“停车，停车！”林远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，越开越快。

冶兰拼出全身的力气叫起来：“林远，你给我停车，停车！”回身看见他在雨中看着她，她的心犹如刀绞，绝声叫道：“林远，你不停车，我就跳窗啦！”说着就拉开窗子。林远回身见状，一踩刹车，车子立住了，冶兰一头撞倒在前座的椅背上，昏死过去。林远爬过来拉起她，急叫“冶兰，冶兰！”冶兰一把抓住林远哭道：“你让我下车，你让我下车吧，他在那儿等我，你让我下车吧，他还在雨中等我！”

“谁在等你？这么大的雨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林远还没说完，不想冶兰抓起了他的手臂，一口咬下去不放。林远“哎”叫了半声，忍住了，一个劲地倒抽气。冶兰依然不放，林远没法，只好将另一只手去捏她的鼻子，这才把她捏醒了。冶兰醒来，还抓着林远的臂，想来原是南柯一梦，自己满脸泪痕，不知真咬了林远没有，却待要看，林远捋起袖子无可奈何道：“我平白地来叫你起来吃饭，却让你咬了一口，你看看。”只见那一圈已肿起来了，上下各有五六颗牙印，清清晰晰的血痕。冶兰自觉惭愧，笑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叫，却由我咬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”林远说：“我走到你床边，见你没醒，又听你说有人等你，你要下去，我想推醒你，不想你抓住我的臂就咬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总不能叫救命吧？”

冶兰被他这么一说，“嗤”地笑了一声，把脑袋钻回被窝里去了。林远像个老妈妈似的，在她的床边上坐了下来：“没有什么不舒服吧，睡了半天，该起来吃饭了，我都上了半天的班回来了，今天还有好消息要告诉你。”伸手去扯她头上的被子。冶兰在被窝里擦了一回泪水，钻出来：“你以为我是林黛玉呀，我不过是做了个梦而已，不过饭倒还不想吃，像是不饿，有什么消息尽管说来。”林远说：“好个懒丫头，早晨我送来的粉肠还

在，竟懒得肯起床，不行，不吃了饭，我是不会告诉你什么的。”

冶兰说：“有什么好消息？不过就是哪个朋友的朋友那里要用人，教我去看看罢了，还不是多了两块钱车票罢了。”冶兰还是赖在被窝里不动身。林远急了，道：“好、好、好，你不信就拉倒，我走了。”说着就站起来。“哎，你急什么，你先出去，让我穿衣服！”冶兰本想再回味一下刚才的梦，可林远不让，没法。她边穿衣服，边想他怎么不说话呢？但他为什么还在雨中等我？为什么我俩阴阳两界各一方？人死了不知有没有灵魂？如果有灵魂，他是不是知道我来深海了，追来了呢，那他为什么又不给我一句话呢？想着，穿着衣服，又掉了两滴泪。

“你好，主任，我是冶兰，今天来报到。”说话间，冶兰被一家开发公司聘用了，试用期每月五百元工资。

主任抬起头来扶了扶眼镜。但见眼前佳人，中等个子，身板稍稍偏瘦些，但却笔直匀称，婷婷玉立；瓜子脸儿，一双柳叶眉画得弯弯的，长长的睫毛下，一双杏眼半开半闭地垂着，鼻梁不是很高，但却是挺直，鼻尖稍有些儿翘，长长的唇儿，像香菱般微微扬着，两边的嘴角拢着，似有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；最让人诧异的是那白亮的肤色，凝脂赛荔，飘香四溢，偶尔露出一丝丝细细的青筋血丝，更像是在颤动着一股醉人的幽香；一件淡黄色的碎花无袖连衣裙，掖着丰满的双乳，卡着柳枝细腰，裙下露出一小截玉笋似的小腿，光脚着一对玲珑的白凉鞋，一把黑发松松散散地卡在脑后，脸上肩上还乱垂了几丝；通体不见任何饰物，两只小手抓着一只白色的手袋，垂着眼，在那儿搓袋，被王主任看得不好意思了。

主任看了半天，竟一时忘了说什么，两只手搓搓，很想上去捏一下那白脸蛋上的紫血丝，只听前面有人喊：“王主任电

话。”王主任推了推眼镜对冶兰道：“你等等啊。”

主任接完电话过来安排了她的工作和座位，让她有事多请教后边位置上的廖小姐。

冶兰坐到位置上，将抽屉全部打开，把里面的一些杂物清理出来。看来前任也是一个女的，有一支口红和一支眉笔，还有一个漂亮的粉饼盒，左看右看，舍不得扔掉，便自己留了；还有两本书和一本杂志与两支笔，她也留下了。其它全部倒了出去，把抽屉擦得干净，把包放在底下的柜里；刚待坐下，坐在她后边的廖小姐叫她：“哎，冶小姐吧，你是不是姓冶？”

“是的。”冶兰答道。此位廖小姐看上去怎么也不是小姐了，满脸雀斑，脸倒是个白果脸，怎奈架着一副深度近视镜，讲话像鸡啄米似的，伸着脖子一啄一啄的。

“你去买打笔来，顺便再买两盒大头针，两盒回形针，五支涂改液，再买几包复印纸，A4、B4……”冶兰看着她咧着嘴一张一合说了一大串，一头雾水，怔了半天，回道：“廖小姐，你列一张单好吗，这许多我怕买错了。”廖小姐说：“哎呀，这一点东西脑子就转不过来，以后你怎么工作啊？真是，得了得了，我给你列张单吧！”一会儿她把单列好了，道：“喏，拿去吧，按着单，尽快买回来，我这里等着用呢！”

“请问文具店在哪儿？”冶兰小心翼翼地问。廖小姐说：“啊呀真是，嗨，下了楼往前，一直到天桥下，那儿有家文具店，东西是最齐全的。”

冶兰还是在那里踌躇不定，廖小姐面有愠色，道：“怎么，第一趟让你做事，你就这般拖拖拉拉的……”冶兰急忙分辨道：“不是的，廖小姐，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拿支票还是现金去买？”

廖小姐说：“这么点东西还用支票？你先拿钱买，回来再报销。”冶兰问：“不知道这些要多少钱？”廖小姐说：“到不了三百元，你快去买吧。”“哦，我这就去。”冶兰原不曾做过这采购

的杂差，且不知需多少钱，听说不到三百元，这才敢动了身，因为她那只钱包里还有三百二十元。

冶兰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廖小姐在后边说：“我说花三百元找个土生的就能办事，非花五百元找这么个木头大学生！当杂差，学历高有屁用，说不定是主任被那狐气迷住了！”虽然后半句低了些，但冶兰还是听到了。

她想来，王主任不是那号人，矮小的个头，圆圆的脸，架着副金丝镜，一脸的圆滑世故之气，但却不像好色之徒，无需提防他。冶兰边走边想。不觉看见左手边是一座天桥，就转了过去，天桥边的几家铺头都是些杂货店，没有文具店。按着单上左凑右凑买了些东西，唯复印纸没有卖的。她又走了一圈还是没有，便只好先拿回去复命了。

虽是初春，但这个城里的太阳是谁都知道的，又是正午时分，冶兰又没有带伞，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满脸通红。从老家带来的那把伞，前几天已让台风吹坏了，带来的钱也花掉一大半了，怕万一找不到工作还要回家，所以不敢造次。昨天要不是实在热得夏天似的，林远非拉着她上街，买了一双白凉鞋和一只白包，她是根本不肯花钱了。每掏一张钱她都觉得自己被挂在空中，挂高了一分，悬着！

冶兰一身汗水，气噓噓地跑进办公室，对廖小姐说：“我去天桥那边，没有找到文具店，所以没有买到纸，只买了这些。”廖小姐的雀斑脸上马上铁了，说：“怎么，文具店还会飞了不成？我早晨打那儿过还见没开门呢，怎么你去就没了？老总还有些资料让我上午复印出来呢，看你耽不耽误事！”

正好王主任过来，问道：“你是去天桥下面了吗？”冶兰低声回答：“我都走过天桥了。”“不用过天桥的，在天桥的这边。”主任抑低了声音说，看她像个受惊的兔儿，怕吓着了。冶兰更小声地说：“可是天桥这边没有店，我就弯过去了。”王主任

说：“哦，你是走错了，不用转弯的，再往前走二百米还有一个天桥，那就是。你快些去买了吧，廖小姐要赶时间呢！”

冶兰领命又匆匆下去了。

下午，冶兰坐在位置上整理资料，突然间一个男子压着嗓音问，“小廖，那份资料给我准备好了没有？”冶兰吓了一跳，忙转头看，一个矮墩壮实的男子已站在小廖的桌边，一点脚步声都没听见。又听见小廖说：“好了，杨总。”冶兰惊得更不小，抬头看那男子，不想却发现对方在狠狠地看自己，冶兰赶紧把头埋了下去。

杨总四十多岁的样子，黝黑的皮肤，结实的身躯，一脸桔皮，眼睛大而无光。他站在冶兰的桌边，竟没有听到小廖的回答，直到把资料放到他手上，他才如梦初醒。他被冶兰那扑闪闪的眸子闪得心摇神驰。这一切都被王主任看在眼里，他推了推眼镜，走过来道：“杨总，这是今天新来的冶兰小姐，”又对低着头的冶兰说：“这是杨总经理。”冶兰抬起头说：“杨总，你好。”又转下眼去。杨总道：“冶小姐你好，好，好，你忙吧！”杨辉拿起资料，扬了扬手走了。

第四天，王主任带着冶兰往总经理办公室去，边走边说：“李秘书走了，从现在开始起，你当秘书，负责杨总办公室的工作。”王主任打开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，又说：“这是钥匙，以后归你保管，有什么不懂的再来问我。”王主任给完钥匙就走了。

冶兰拿着钥匙一把一把地把门全部打开，看着室内新奇而又陌生的一切，心里发空，不知道当秘书是喜还是祸。她将折叶窗一扇扇地缩起，然后，找到抹布，将杨辉那张黑枣红的大班台擦干净，把水壶打上水。冶兰当秘书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

她收拾着杨总桌上的物件，将散乱的名片一张张插入夹子里。她没想到杨辉已经站在她的背后，看着她的耳根下脖子上

的那颗朱砂痣。电话铃响了，她抓过电话：“喂，你好，杨总……还没…”杨辉转到她面前，接过电话：“我是老杨，什么事…”冶兰甚是吃惊，她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听见杨辉的脚步声，他什么时候进来的，自己一点都不知道。

杨辉听完电话，看着她，她忙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回到外间自己的桌子上去，但一想茶水没有倒，又站起来，进去泡茶。这一天她就在坐立不安中度过，冶兰满脑子都是杨总那双让她感到寒冷的无神的大眼睛。

晚上她回到林远那儿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公司调我去当杨总的秘书了。”林远说：“那杨总对你怎么样？”冶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林远告诫道：“你还是小心点，这地方的老总没有一个好的！”

这一夜，冶兰没睡好，杨辉那双大而无光的眼睛不停地在周围转动，尤其他的神出鬼没，来去无声，令她胆颤。

第二天一早，冶兰来到公司没有去总经理室，跑到王主任的办公室里，低着头想说什么，还没开口，只听王主任道：“你的住宿公司已经给你安排了，你就住富凤阁李秘书的那间房，下午小廖带你过去，今天财务部给你先开一个月的工资，一会儿你去领，下了班去买两件好衣服。”接着又问，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、没、没什么。”冶兰已无从说起，只好低着头从办公室里出来。撞着小廖，冶兰想躲开，不想小廖却迎着她过来，说：“冶小姐，下午我领你去宿舍，你这件衣服不错嘛！”搞得冶兰一脸尴尬。她想不到当了一天秘书，小廖就另样看她了，搭讪着离开了小廖。

拥有一间宿舍，对冶兰来讲，意味着一切，意味着新的开始，意味着结束寄人篱下的日子。下午就要去看宿舍，冶兰这一天的心情特别好，就算杨辉趁接她手里电话机的时候捏了她一把，她都没在意。

富凤阁站在海关边有近十个年头了。自从有特区，就有了它。近十年的风风雨雨，它的外墙已斑剥离落，铁的阳台栏杆已锈褐，不再光彩。这是一栋二十五层高的楼，每层有八个单位。

公司宿舍在十六楼G座，业主是香港人。因此楼离公司近，公司早年刚开业时，几个创办人就租了这套房子做宿舍。后来，这些人都分了房子走了，这套房子就成了女宿舍。两个房间都特别小，尤其是治兰的那间，放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旅行衣柜、一张小桌子，就不能转身了。那间稍大一点的里面放了两张床，是廖英和财务部的穆菊住；另外客厅里隔了一间，是经营部的汝烟住在里面。

治兰看着自己的小屋子，那一片喜悦从脚底往上涌，自从生下来，拥有自己的房间还是第一次（除了慕羊的田园小屋外）。她跑到厅里给林远打了一个电话，说：“林远，今天我请你吃晚饭！”那一边感受到了喜悦的气氛，问：“怎么啦？”治兰说：“今天我开了工资，又分到了宿舍，好漂亮的一间小屋，真的好漂亮，在富凤阁。”林远惊疑道：“富凤阁？”治兰说：“是的，富凤阁。晚上你过来，我等你！”

这一日，杨辉带着治兰，开车从蛇咀一家公司出来回市里。经过海边的时候，杨辉问：“你见过海吗？”治兰轻轻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”杨辉说：“那我带你去看海，我就是在那海边长大的。”杨辉拨转方向往左前方驶去。一会儿到了海港，杨辉停好车，下车，治兰跟着下车。海港泊着好多船，那边的人看见杨辉都在打招呼：“杨总！”“老杨！”“阿辉！”……杨辉向他们点着头，向治兰道：“去渔船上看看怎样？”

治兰默不吱声地跟着他上了一条收拾干净了的大船，但腥味仍很重，治兰下意识地用手捂了下鼻子，跟着杨辉转到了船

头，寻到一块干净地方坐了下来。杨辉说：“嗨，那边就是香港，以前偷渡的都是从这里游过去的，我哥哥就是从这里游过去的。”冶兰问：“这么不是要游很长时间？”杨辉道：“我哥游了九个小时。”冶兰又问：“这么长时间，那不是很危险？”杨辉道：“是啊，被鲨鱼吃掉的都不知有多少呢！也有给海浪打死的。我有一位叔叔二十年前从这里下水，至今没有下落，多数是喂鲨鱼了。”

太阳落在那小小的岛边火红火红的，一望无际的大海，万点金光闪闪闪烁，一滩渔船在不远处静静的海面上抖动，把金色的海水荡起均匀的漾纹。太美了，海是这样的美！冶兰第一次见到，她入迷了，以致放松了警惕，全然没有注意到杨辉已抱住了她的腰。当杨辉向她的裙内摸去的时候，冶兰一下子跳了起来，失去了重心，一脚没站好，脚底一滑掉下了海，挣扎着打了两下水，冒出了头，水晃晃地看见船影子，咕噜咕噜吃了几口又苦又涩的海水，就沉了下去。她不识水性，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，耳边嗡嗡地响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“请问，曲经理在吗？”冶兰恭恭敬敬地站在大华电梯公司的门口，向前台小姐询问。前台小姐彬彬有礼地问她：“请问你哪里找他？”冶兰说：“是德发地产公司的杨总让我来找曲经理的。”前台小姐说：“你先坐一下。”遂拿起电话接通经理室，过了一会对冶兰说：“请跟我来。”走到经理室门口，小姐敲了敲敞开的门，“曲经理，德发公司的冶小姐来了。”“请进来。”曲经理的脑袋埋在桌子上的一堆纸片里好像在找什么。冶兰进去悄悄地立在一边：“曲经理，你好！”“请坐。”曲经理仍没有抬头。

冶兰无声无息地坐了下来。环顾四周，最醒目的是曲中背后壁上魏碑体书的一个巨大的“思”字，左边墙上一轴条幅，上